

车过儋州

三

朝廷势颓，积贫积弱，章惇向来赞成改革，王安石与其相见恨晚，立即提拔重用，成为膀臂。王安石拜相后，积极推行新法，想“因天下之为，以生天下之财；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费”。后人对变法事，众说纷纭，各执一词，朱熹话说得重而狠：群奸肆虐，流毒四海。罗大经甚至将王安石和秦桧并论，国家合而遂裂，王安石之罪：裂而不复，秦桧之罪。后世不少史家说他是奸臣，更因他性子拗执，佛菩萨也劝他不转，人皆呼为“拗相公”。

王安石学问大，有才干，一心为国为民，奈何性子急躁，神宗皇帝只盼快快成功，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，手忙脚乱，有人浑水摸鱼。一时朝野上下怨声载道，新法遭到司马光、苏轼诸多大臣反对。神宗皇帝听不得逆耳之言，欲得志者只能歌功颂德，说他是圣明天子才承蒙垂青，倘若说朝廷举措不当，劝谏几句，便落得罢官放逐。

作舍道旁，三年不成，变法是以国家为屋舍，向来需要强权，需要专横，需要独断，而强权往往以为真理在握。这时苏轼主持大考，出题让士人论述：“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，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，齐桓专任管仲而霸，燕哱专任子之而败，事同而异异。”变法一派对号入座，觉得此举讥讽他们擅政，指使御史上奏，说试题涉嫌谤讪朝政。眼见波谲云涌，苏轼索性请求外放杭州通判。

新法富国强兵，但也留有祸端，青苗法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、收取利息的苛政，聚敛害民。

儒家认为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在地方任职，苏轼看到了更多新法流弊，民生艰苦，于是便形诸吟咏，字里偶有讽谏意思。这时王安石已经罢相，变法早已成了神宗革新大业。“梦溪笔谈”的作者沈括首先发难上疏，说苏词讥讽，又有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指责苏轼谢表中讥骂朝廷，一道道指责的奏折上了龙椅案头。宋神宗爱才，不想严惩苏轼。但帝王家觉得自己以下天下为重，变法是第一要义，到底还是乘机将保守派一举罢免。案件由监察御史告发，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，台中有柏树，乌鸦栖居其上，故称其为乌台、柏台。“乌台诗案”由此得名。脱脱见此一难，编《宋史》时不禁感慨，说苏轼忠心耿直、正直无畏，远在众臣之上，引来小人忌恶挤排，不使安于朝廷之上。

下狱后，苏轼一日数惊，未卜生死，还要忍受狱吏逼供，狱中难友诗说：“谪临北户吴兴守，诟辱通宵不忍闻。”长子苏迈负责送饭，父子不得见，暗中约好，判处死刑即送鱼，以便了结后事。距最后判决还有几天，因没钱用尽，苏迈出门告借，托人代劳一日，那人送去一条熏鱼，苏轼大惊，以为自己凶多吉少，极度悲伤，写下诀别诗两首，其中有道：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时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

苏辙读诗大恸，伏案痛哭。神宗一直喜欢苏轼文章诗词，过往有苏作传入宫中，每每读得膳进忘食，称为天下奇才。狱卒将苏轼绝命诗上交，皇帝读后，一时软了心肠。新党置人死地，太多欲加之罪，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觉得过于不堪，上书申诤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宫中太后与几个元老重臣好言相劝神宗，多方营救，苏轼方才得以从轻发落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反对变法的元祐党司马光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王洙、范镇、曾巩等二十九人，因为和苏轼诗文往来，受牵连或被贬或受辱。

出狱后，苏轼有手帖给章惇：轼自得罪以来，不敢复与人事，虽骨肉至亲，未肯有一字往来。忽蒙赐书，存问甚厚，忧爱深切，感叹不可言也。恭闻拜命与议大政，士无贤不肖，所共庆快。然轼始见公长安，则语相识，云：“子厚奇伟绝世，自是一代异人。至于功名将相，乃其余事。”

苏轼落难黄州，章惇也曾去信关怀，送过药石，困急又有抚恤，与世俗人不同。为挽救旧友，章惇也曾仗义执言，顶撞过宰相王珪。原来神宗皇帝怜悯苏轼遭遇，几次想起用他。宰相王珪却说苏诗有“此心惟有蜚龙知”之句，“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，乃反求知蜚龙乎”。章惇以为，龙并非单独说人君，人臣也可以是龙。皇帝说：“自古称龙者多矣，如荀氏八龙，孔明卧龙，岂人君也？”退朝之后，章惇反问王珪：“相公是想灭了苏氏一族吗？”王珪有些惭愧，搪塞是御史中丞舒亶说的。章惇不屑道：“人家的唾沫，你也愿意吃吗？”事出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之口，王巩《闻见近录》书中有记。

下狱一百多天，身心俱损，被贬黄州，越发压抑，痛感世味薄凉，知道了宦海险恶，苏轼诗文从此沉郁从此激荡，跳出了怀古伤今，回归了欢乐畅快、旷达舒豪。黄州固然是苏轼人生最艰难的四年，同时也是他诗文最辉煌的四年。楼头天空依旧，日月依旧，星辰依旧，清风依旧，于是下笔常常出入古今天地。大江东去，淘出千古风流人物，文脉的巨浪缓缓流向黄州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跃然纸上，墨色灿烂。

诗文换不得酒食，苏家生活每每陷入困顿，友人向知州申请将黄州东门外一大片荒地拨归苏轼耕种。闲来无事，苏轼带着家人开荒劳作，管这块地叫东坡，自号东坡居士。雨点纷落，东坡洗得格外干净，月亮的光辉也变得清澈。山野中人在东坡闲游散步，拐杖铿然的声音引得诗兴大发。

众宵小隔岸观火，看见灿星明月坠落污泥，幸灾乐祸。小人不明白的是，白玉污泥，人为白玉叹息，而更厌弃污泥。污泥永远也改变不了白玉之性。凤凰落难，野鸡忍不住得意鸣唤，露出野鸡本性。老虎落难，狗想上前咬一口，开口便是可憎的獠牙。利来利往的人走了，喧嚣散后，一月如钩天如水。

父丧服丧，母丧服丧，更一贬再贬。虽少年成名，苏东坡并没有多少鲜衣怒马的良辰美景，为官不过数载，少有如此天才者却那般不得志的人。几十年笔墨生涯，诗文却鲜见颓丧，有的都是生活之乐，恣意阔达。多少人在困顿时读苏东坡，抒胸臆，慰心绪，寄愁肠，与新月旧曲，共谱一曲少年游。最是少年心事让人流连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门前那条河

雷小丽

门前有条大沙河，我家就在岸上住。小时候，常常以此为荣，我们姐弟省去了挑水的时间和辛劳，觉得父亲非常有眼光，能选这么好的地方建房傍水而居。后来，村子里其他人家还在河里挑水吃时，我们却率先用上了“自来水”。

那是父亲请人在河滩打了口井，然后在院里又建了个水泥水塔，再买来水管、水泵把河水抽进水塔，他在水塔靠厨房那方下端的位置再接上水龙头，就这样，我们家彻底告别了吃水靠挑的日子。

记忆里永远有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河流，从两岸一排排粗壮的柳树间穿过。雨季来临，仿佛是上游开了闸，浩浩汤汤的河水翻滚而来，推着成片的树杈和枯烂的秸秆，晃悠悠地从岁月里流过，发出汨汨的声响。春天河岸上五颜六色的野花竞相绽放。

我的家，就在那一片随风摇曳的野花丛中静静矗立，河畔的金柳，像夕阳中的新娘。儿时夏天，我和小伙伴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河里游泳、打水仗；隆冬时节，在结冰的河面上无所顾忌地溜冰、堆雪人。

枯水期到大沙河里逮鱼，无疑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。别人捉

鱼借助鸡罩虾网之类的工具，而我徒手就能捉到。大概父母亲认为我们家女孩子多，怕危险，从来不置备这类物品，可这也难不倒我，别的女孩子在岸上作壁上观，我和一群小子在大沙河相对较浅水域，用泥巴筑堰，然后将里面的水用脸盆刮个差不多，这样就可以在里面浑水摸鱼。那时年龄小，捉的鱼大多是不太大的鲫鱼，偶尔也会抓到一些泥鳅、黄鳝和黑鱼。

河底经常会有被人丢弃的玻璃渣子，我们光脚下河，时常被扎得鲜血淋漓，不过这点小痛我毫不在乎，每次都能满载而归，但母亲总会数落我：“你看看你，像个泥猴子，哪有一点点女孩子的样子！”母亲说归说，却一点不耽误她手里杀鱼的活儿，她只用一些简单的佐料，活物下锅，河水煮河鱼，全家人一起享受美味的鱼鲜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上好几碗饭。

除了捉鱼摸虾，去大沙河的对岸捡鸡鸭鸭蛋，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。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喜欢养鸡鸭鹅，有的鸡鸭不在家里生蛋，偏偏喜欢跑到外面下蛋。对岸的草从里、芦苇荡里，少有人至，它们喜欢在安静而舒适的草窝下蛋，只要不被人发现就会连续生一窝，一旦被发现，就会换个地方



河塘风雪 汤青 摄

◆人间小景

那些冬天的花

安宇影

也有诗云：“只道花无十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。”

中午到河边散步，不经意间抬头，惊喜地发现，那些高大的玉兰树上竟已鼓起了满树的花苞，像一支支待发的箭簇，充满了无限的生命活力，让人似乎已经看见了满树玉兰花开的繁盛景象。

在一处幽谧的角落，忽然有一丛花苞跃入我的眼帘，那一串串花苞鼓鼓囊囊的，好似孕育了整个春天。我倍感惊讶，这么冷的天儿，怎么还有如此多、如此憨萌的花苞？我迫不及待地地查询，原来这是一丛茶花。茶花，看到这个名字，我不禁想起了茶花女，那个在世界文学史上明艳动人的形象，一个美丽善良却又无比悲惨的女子。

茶花是我国传统的观赏花卉，在民间有“人人皆言牡丹美，我道牡丹不及茶”之美誉。人们喜爱茶花，不仅因为其花姿丰盈、端庄高雅，更因其具有“唯有山茶殊耐久，独能深月占春风”的傲梅风骨。郭沫若盛赞曰：“茶花一树早

再生。这是我在河边玩耍时无意中发现的。自此，我每天都希望有意外的惊喜，放学回家书包一丢，哪怕走上三四里地，也要去对岸看看，运气好时，不只是鸡蛋鸭蛋，还捡过好几枚鹅蛋，回家兴奋神秘地告诉大人，母亲晚上就会炒上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。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深刻，在河岸边捡蛋让我快乐了好多年。

炎热夏季，从田间劳作回家的人，一路小跑到河边，用手捧起水，咕噜咕噜下肚，那种爽劲儿无以言表；整天疯玩的孩子，渴了直接跪在河沿上，把噙着的小嘴全部埋进水里，一口气喝个痛快才起来。从来没有听说过饮水水喝坏肚子的事。而夏天的清晨，我常常会被在河边忙碌的大人们吵醒。他们提水的提水，洗菜的洗菜，洗衣的洗衣，男男女女，络绎不绝，打个招呼，说个笑话，唠个家常，热闹得就像菜市场。棒槌声、说笑声、逗趣声，不绝于耳。河水的甘甜，浇灌出乡村人的善良、质朴、纯真。

时光悠悠，河水长流。大沙河是家乡的灵魂，河水也是家乡的源泉。我想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只要记住了那条河，就记住了生命的来处。

金摇车

张 港

收藏，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，哭哭笑笑，爹娘奶奶，放血割肉，玩钱玩胆赌性命。

冷眼虫急见大专家，劈脸仨字“金摇车”，随带唾沫星子。大专家一闪脸一微笑：“金摇车？孙子要上幼儿园？金摇车条件可是最好。”

“我的大专家，你少在这儿打哈哈辩道岔！幼儿园的事以后说。咱说正事。我摸着根大须子，听说嫩江草原那儿，有个老物件——金摇车。这事准吗？你快说！”

“好你个冷眼虫！真是毒眼。有，有。清人确有记载。我拿书你看。”

“不看不看，您讲就行。”“啊——是这样，书上说，金摇车睡出了英雄塔察尔，他家乡世代纪念着金摇车。”“这么说，是真？仍在？”“是不是仍在，在哪里，可就那个了。”

冷眼虫一千块钱拍大专家眼下：“我想搬一下子。不就赌么！金摇车到手，哼——”“这么的，这事哈尔滨的李研究员应该知道。”“有他电话？”“这种人，从不用电话说学问，得见面。”

金摇车，金摇车，投入多大都值。冷眼虫将钱全划一张卡里，高铁直达哈尔滨，真见着了李研究员。

李研究员听来人是个历史爱好者，说：“有，是有，在五塔寺。五塔寺，我几次想去也没成行。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，我什么也不能说。”

李研究员不再说话，冷眼虫只能离开，他对自己说：说什么也得到五塔寺。

火车转火车，汽车转汽车，终于到了县城，一打听，到五塔寺没有交通，只能打驴的。

一声“驾”出发了。冷眼虫头一回坐驴车，新鲜得很，惬意得很。绿绿大草原，蓝蓝白云天，清香，风凉，悠悠悠然如躺摇篮。

冷眼虫问车夫：“五塔寺远么？”驴老板出一根手指：“不远，也就一个百，一百里。”

头一眼看是惊奇，再一眼是风景，看多了就是空无，看久了就叫腻烦。

冷眼虫问：“村村通了，怎么不修公路？”“寺院么，喜欢安静，怕旅游团进去吵闹。”

冷眼虫让毛驴颠得快散架子了。“吁——到了耶——”

茫茫大草原，怎么就到了？

驴老板说：“前边你得自己走，车不能进了。”“不是能走么？咋就不能进了？”“安安静静的寺院，让牲口吼上几吼，那可造了孽了。”

一望无际大草原，一座红墙黄瓦的喇嘛寺，五座尖尖的白塔，真叫宁静。

到底达了五塔寺。冷眼虫得了吃的，得了喝水，老喇嘛搭话了。老喇嘛汉语不好，比比画画说：“金摇车，金摇车，好好好，得去找老巴颜。”

还得找？远么？

“不远不远。也就一个百。”老喇嘛伸出一根手指。这个一百里，应该是最后了，就要看到金摇车了。冷眼虫一边走一边想：说是金摇车，肯定不能是全金，估计也只是有些黄金的饰件，重要的是老物件，名人用过。多大的价钱，多大的付出，都是值得。

陷脚沙片片，泥沼水环环。累得不行，苦得不行，饿得不行。怀有巨资，却买不到一壶水一包饼干。

入夜，冷眼虫倒在草地上，星闪闪，虫吱吱，仿佛躺在松软的床，异常舒服。冷眼虫恍恍惚惚：饰有黄金、白玉、珊瑚的摇篮，高手名人围着，啧啧惊叹……猛一醒，一轮大大的红太阳亮着。

朝霞中，老巴颜家的白碱土房子，极大的围栏，挤挤拥拥的白羊。

冷眼虫急急说明，急急地要看金摇车。

“好好好，看金摇车好！随我来。”老巴颜领冷眼虫离开泥土房子，往草地深处去。

喂——宝贝不藏家中，宝贝埋于草地？

青青一片草，与别处一样的青青草。老巴颜手指一片草丛，说：“就这儿，这就是金摇车！”

啊——我的亲娘祖奶奶，这片青青草地就是金摇车？就是金摇车？

“英雄塔察尔小时，家里极苦极穷，就是在这片草地，他娘生下他，他睡在这片草地，长在这片草地。这就是金摇车。”老巴颜一字一顿。

“只是草么，怎么说是金子？”“唔——我们说的金子跟你们不一样，好的美的，全叫金的。金子的年华，金子的心，金玉良言，能是真金么？”“这么说，英雄塔察尔，并不是在金摇车里长大的？”

老巴颜哈哈大笑：“你们，你们聪明得笨了，真是笨了。你们想啊，真睡在金摇车里的孩子，能长成英雄么？啥年啥月也是这理哟。”“哦——啊——”

回程，冷眼虫计算这次费用、时间、体力，他对自己说：金子可以是这样，金摇车里长不成英雄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趟学费花得也值，也是捡个大漏。

